

雪漠著

兔膻来的时候，

是白露前后，

漠黄了，

草长了，

兔儿正肥，

焦燥了一夏的兔膻

便飞下祁连山，

飞向这个叫

腾格里的大沙漠，

①上

大漠祭

西部小说系列
插图版

子海

大漠祭^①

雪漠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漠祭 / 雪漠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. 2017.1

ISBN 978-7-5000-9989-5

I. ①大… II. ①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9798 号

出 版 人 刘国辉

责任编辑 李默耘

责任印制 魏婷

装帧设计 U-BOOK

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

邮 编 100037

网 址 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电 话 010-88390603

印 刷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400 千字

印 张 17.5
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5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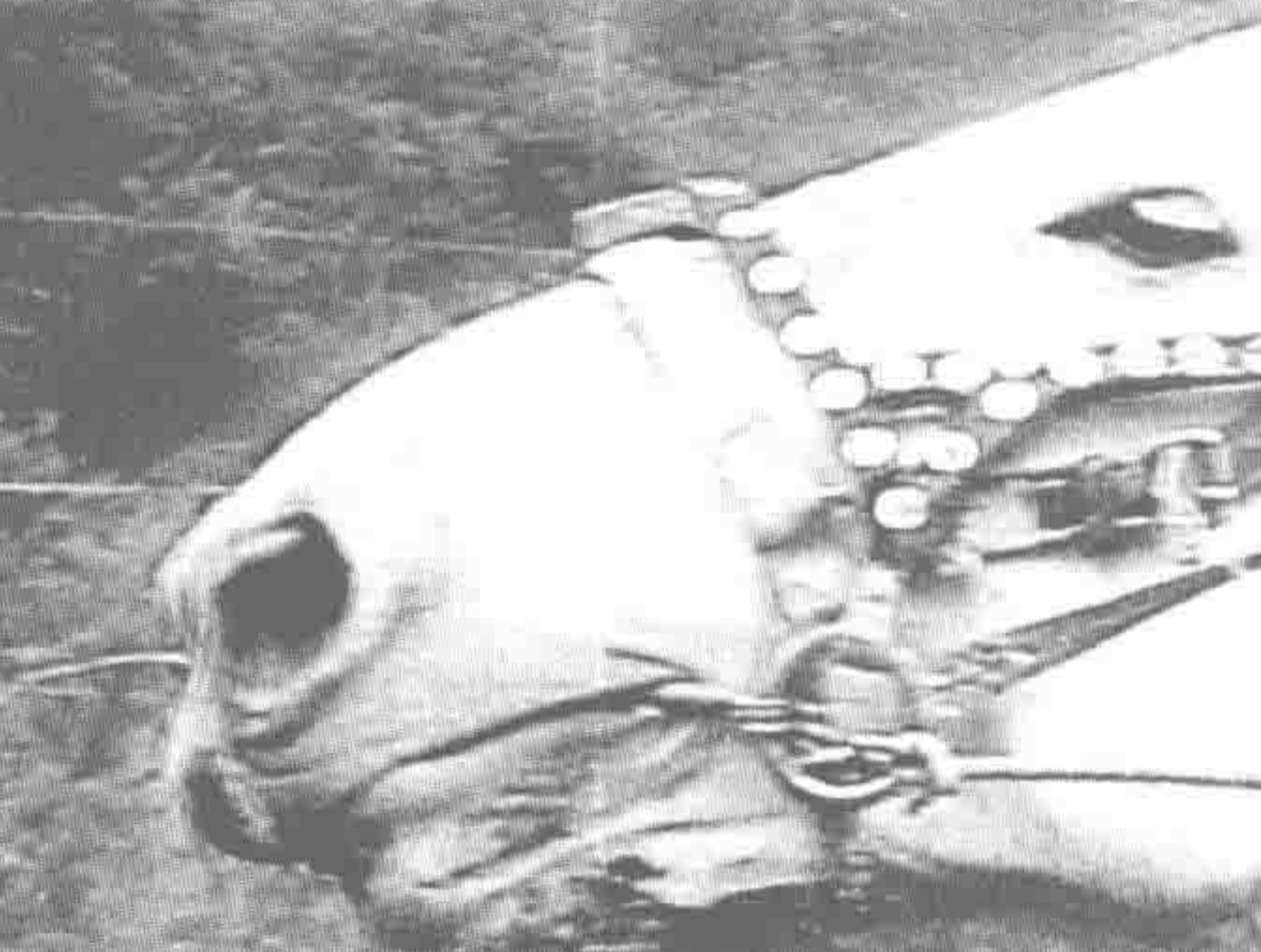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西部小说系列

子海

我不想当时髦作家，
也不想编造离奇故事，
我只想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：
我的西部农民父老就这样活着。
活得很艰辛，
但他们就这样活着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



爱与理想的喷涌（“大漠三部曲”新版总序）

●雪漠

我的诗总是没有结尾，
很像我的生命和觉悟，
也如我心中鲜活的你。
风中的蝉翼渐渐远了，
一如那亘古的叹息。
我总是在别人病里，
疼痛我自己。

—

中秋了，西部的大漠也该忙碌了。一切，都还是那种调子，缓慢，沉稳，内敛，有点像我的小说。所有的人，还在各自的轨道上，继续着各自的生活，一年又一年，周而复始。不管外面的声音怎样呼啸，也难吹醒大漠的梦。我不知，这梦还要睡多久？大漠的沉寂，已经千年了，都成深入顽空定的老僧了，顽空太久，总难激起智慧的涟漪。偶尔，喘息几声，很快，就被岁月的飓风卷走了。

卷走的，除了喘息外，还有那份疼痛。是的，疼痛。但是，有疼痛，总比麻木要好。在这个巨大的虚幻里，能感受到疼痛的，定然是清醒的人。虽

然，我的小说里写了诸多的“疼痛”，但细心的读者，总能从那疼痛中，读出一股大力。要想冲破黎明前的黑暗，必然会有疼痛。没有大疼，便没有大安。我一直寻找那妙方。

从《大漠祭》起，疼痛就开始了，你能看出来，那是一种无奈的疼痛。到了《猎原》，疼痛中有了忏悔，有了觉醒，有了决裂和希望。而在《白虎关》里，这种疼痛，一直发酵，一直发酵，到了生命的极限，疼痛的灵魂便一泄而出了，发出的呼喊，有点撕心裂肺。所有的一切，都在叩问，那解除疼痛的良药在哪？谁能抚平一个个灵魂的伤痛？谁能给予回答和指引？

就这样，三部书里，写尽了红尘中的这杯苦酒。

那么，人类为什么会有疼痛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有死亡，因为有变化，因为一切都不能永恒。这是生命的真相。不管你是否明白，该来的终究会来，该去的终究留不住。关键是，该如何面对这一宿命？后面，我写的“灵魂三部曲”（《西夏咒》、《西夏的苍狼》、《无死的金刚心》），还有“故乡三部曲”（《野狐岭》、《一个人的西部》、《深夜的蚕豆声》），也许，很多人从中能找到治愈的妙方。但同时，要想真正治愈，你还要去感受另一种更大的疼痛，那是打破后的幻灭和升华。

在我的小说世界里，塑造了上百个人物，他们都活着，都行走着，都在展示自己的灵魂。从他们的故事中，你可以读出我所要表达思想和智慧。他们很实，也很虚，在虚实之间，都在演绎着自己的命运。所有的故事，生了，灭了；灭了，又生了，生生灭灭，已演了千年。偶然间，我写出了他们，定格了他们，其用意只有两个字：明白。

为了这明白，我总在破呀，立呀，总在实呀，虚呀中行走，寻觅。寻觅是我永恒的功课。明白之前的寻觅，是为了自己的明白；而明白之后的寻觅，是为了让更多人的明白。于是，我的作品总是源源不断，绵绵流长，总如火山般喷涌。

破也萧萧，立也萧萧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在诉说那个古老的故事。曾有人说，雪漠不会编故事。是的，雪漠不会编故事，但他知道，真正的人生有无数的

精彩故事，是无须刻意编的，它一直存在于天地间。你、我、他，都是故事中人，我们的生命，都在诉说自己的故事。

从1989年开始创作，到2000年《大漠祭》初版，再到2008年《白虎关》初版，我写了二十年的“大漠三部曲”。2009年，我一边感叹沧桑，一边告别关房，走入一个新的世界。我从凉州，客居岭南。再从岭南，定居沂山。我不想老死在“大漠”里，我想出来，看看世界，兜兜风。我知道，宿命里，还有更远的路要走。

有人说，我的身上，蕴涵着两种东西，是他人少有的。什么东西？爱和希望。我是理想主义者，我相信希望的永恒。我有点像地球，表面看起来平静，深处的岩浆却在涌动，那便是希望和爱。那种活力，时时会喷出，成为一座壮美的火山。

当然，我的一生，也在朝圣。我一直像拜月的狐儿。从《大漠祭》，到《猎原》，到《白虎关》，再到最近的《野狐岭》，都是我朝圣时留下的足记。虽然遭遇艰难，但还是一路走了来。

所以，我的读书、写作、禅修、演讲、访学、交流等，都是我朝圣的方式，其所有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战胜自己，消去兽性，趋向神性，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。

二

“大漠三部曲”中，还写了我眼中的西部文化。

这文化，有两个特征：一是当下关怀，二是终极超越。

对于前者，体现在《大漠祭》《猎原》《白虎关》里，而后者，则体现在《西夏咒》《西夏的苍狼》《无死的金刚心》《一个人的西部》《野狐岭》《深夜的蚕豆声》里。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，以文学的形式展现给世界。此外，我的“光明大手印”书系，则是以文化的形式，展示了什么是终极超越。

当然，我还想定格一个时代。写“大漠三部曲”时，我定了戒律：不迎合，

不跟风，不跟潮流，不追求时尚。我要求每部作品，都是一个世界，绝不雷同。我的创新，不是形式上的模仿，而是精神上的超越。精神上的超越，能直指人心。

有一次，一个记者说，雪漠，你的《大漠祭》中，有些凉州方言不对。我说，不管对不对，以后就以我为准了。因为这茬人死后，没人再知道对不对了。

作家的作品，是作家心灵的产物，世界怎么样，并不重要。就如《无死的金刚心》里的琼波浪觉，本身怎么样，并不重要。不同的作家，诠释了对世界不同的理解；而不同的理解，又构成了不同的价值；那不同的价值，又决定了作家不同的话语权。有的不朽，有的是过眼云烟。只有作品成为文化时，那作家写的东西，才能影响世界。

三

我常说，我的写作是因为爱。

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，道不尽，说不完。“大漠三部曲”里，我写了人世间最美的世俗之爱，灵官与莹儿，猛子与月儿，都用他们的爱，感动了读者。这是小爱，虽然很美，也令人向往，但它很快会消逝，条件一变，那天长地久，就成曾经拥有。而在“灵魂三部曲”里，我写了一种大爱，这是信仰之爱，超越了肉体本身。琼与雪羽儿、黑歌手与紫晓、琼波浪觉与司卡史德……他们的爱，有种出尘之美。大爱是智慧与慈悲的合一。小爱转瞬即逝，大爱相对永恒；小爱是个人的觉受，大爱是心灵的滋养。我一生所向往的，就是这种大爱。

因为有大爱，那出走后的灵官，就能成为琼、黑歌手、琼波浪觉、马在波，因为他实现了超越。“大漠三部曲”就源于大爱。我将心中的爱，都化为文字，化为行为，化为思想。面对世界时，我总有浓浓的爱，这样，便有了写作的理由。

爱是一种光。我总想分享那光，照亮有缘者。光小时，我就当萤火虫，

光大时，我就当火把。只要有光，就有希望。等我成火把时，就会点燃另一个火把，或点燃一堆篝火，那便是我的一本本书，或是一个个跟我做事的朋友。我们的人生，都是在茫茫长夜里漫游，都不知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，但只要看到火光，就能感到温馨和希望。

“大漠三部曲”，便是我的一种光。

——2016年9月10日写于沂山雪漠书院

土地与梦想（第五版代序）

●雪漠

一恍惚，十多年又过去了。《大漠祭》自2000年出版以来，已是第五版。它已换了四次“婆家”。

这一次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即将成立雪漠图书中心，应中心邀请，我再写一点儿感想吧。

时代在变，我在变，我的作品也在变。当然，这里的作品，包括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，还有那些未出世的。即使是未出世的，其实也是一种存在，只等从我的笔下流淌出来。既然无力留住时光，那么我就用自己的笔，定格那飞快消逝的存在吧。

在小说里，我已定格我父母那一代的西部农民，定格了一个已经消逝的时代，定格了一种已经过去的生存，也创造了一个比现实更真实的世界。

《大漠祭》和《猎原》《白虎关》一起，构成了我的“大漠三部曲”，它们整整用去了我二十年的时间，写作它们的过程中，我完成了自己。当然，“灵魂三部曲”（《西夏咒》《西夏的苍狼》《无死的金刚心》）是我另一种意义上的完成。但愿在我以后的生命里，能写出我期待的里程碑式的作品。

在我的创作生涯中，《大漠祭》如同一粒种子，深深扎根在西部土地上，是西部文化原生态的展现。这里没有雕琢，没有修饰，没有技法，没有渲染，只有对西部农民琐碎生活的记录。就是从这些日常的记录中，让我们看到了个体命运的一种走向。其中，灵官的出走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。他的何去何从，一直没有明确的结论。但是，他出走前的那句话“重要的，是如

何活着”，为我以后的创作做了铺垫，是一切可能的源头，后面的“灵魂三部曲”，以及《野狐岭》《深夜的蚕豆声》等，都是从这里开始出发的，这是一部大书，永远也写不完，生命不息，就会有无穷的可能性。

当一个人开始思考如何活着的时候，他就有了灵魂，有了追问。灵魂一旦苏醒，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寻觅。寻觅的灵魂，才是真正的灵魂。在寻觅的过程中，人生会愈加精彩，愈加壮观。也正因为有了寻觅，生命才有了成长的可能。在我的小说里，总能看到一个个寻觅者，如孟八爷、兰兰、莹儿，如琼、黑歌手、琼波浪觉、马在波等。他们的寻觅，有生存层面的，也有超越层面的。他们的故事，演绎了我的思想和追问。从中，你会看到，伴随他们的寻觅，总是不期而遇的种种考验。能否经得住考验，决定因素还在于一个人的心。所以，文化也罢，信仰也罢，其目的，就是为了让灵魂变得强大自主。

回想起来，为梦想跋涉的那段日子，真像是梦了。虽然当时觉得苦，但现在想起来，总是觉得很甜。因为，要是没有经历那段日子，我就不会有今天的饱满。饱满，意味着生命的历练；历练，意味着经历无数次的苦难和挫折，经历无休止的跌倒和爬起，经历无数次欲望对心灵的干扰，仍然能义无反顾地前行。

在心还没有完全属于我之前，我写不出《大漠祭》，进入不了小说人物的内心。为了能真正写出《大漠祭》，我前后经历了十二年时间。在《一个人的西部》里，你可以看到我曾经走过的路。当然，小说中一些人物的生活原型，他们的往日与今时，在这部书里也有所展示。有的人在，有的人不在了。在的人，也仍然活在各自的世界里，外面的风，无论多么大，也难吹醒他们的梦。灵魂醒不来，他们就会永远定格在《大漠祭》里，永远活在他们的悲欢离合中。曾经，我陪着他们或歌或舞，或喜或悲，而现在，一切都非常遥远了。与他们的相遇，也是我生命中的一段邂逅，还好，我用文字记录了下来。

当我的心属于自己时，就实现了一种超越。再回顾那片孕育我成长的土地时，如望着自己那渐渐老去的父母，那种沧桑和无奈，难以言表，而内心的爱，也更浓了。虽然我希望灵官回来，但我知道，灵官的回来是需要资格的，这个资格便是灵魂的重铸。当他完成了灵魂的历练，窥破了世界的真相之后，

他才能放下小我，融入大我，融入西部，融入世界。他才能真正敞开自己的灵魂，去感悟，去体会那片土地的疼痛与厚重。这时，他才会感动那片土地，他的智慧才能为世界带来光亮，他的生命才会焕发出异样的光彩。所以，我也罢，灵官也罢，都需要有一种文化的担当和梦想，虽然这种梦想的实现有点艰难，但我们无怨无悔。

在《大漠祭》里，你可以看到凉州文化对我灵魂的滋养，那来自家庭、土地的诸多养料，如基因一般植入我的灵魂，让我的作品有了一种独特的气息。这是我难以割舍的一条根，是我灵魂的依怙。有了这条根，立足于社会时，我就有了个性，就不会被时代同化。所以，一直以来，我都追求“独一个”，能有一种无可替代的色彩。

当然，只有心灵的独特，才会创造出独特的价值。自从有了挽救文化的梦想，我的成长，似乎也变成了文化的成长。从“大漠三部曲”到“灵魂三部曲”，再到“故乡三部曲”（《野狐岭》《一个人的西部》《深夜的蚕豆声》），你可以看到我成长的轨迹，当然，这也是西部文化中当下关怀向终极超越的过渡和升华。我对西部文化的挖掘和研究，包括后来的弘扬与传播，都用了大力。这个过程，我享受的，是成长的快乐，也是成长本身，我不需要用成长换取什么，这让我有了成长的自由。所以，我也有了“成为雪漠”到“享受雪漠”的快乐。

《大漠祭》刚出版的时候，新华社发过一篇新闻：《〈大漠祭〉为谁而“祭”？》有人说，是祭奠即将消逝的农耕文明；也有人说，是定格一代人如何活着；更有人说，是与历史文化的阴影告别。那么，十多年过去了，到了今天，时代发生了匪夷所思的变化，那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个“祭”呢？我想，除了祭奠，除了定格，我们应该还有下文，还应该赋予它崭新的含义。

毕竟，时代变了，一切都变了，西部也应该变变了。你说呢？

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！

从“成为雪漠”到“享受雪漠”(第四版代序)

●雪漠

从《大漠祭》初版至今，已过去十二年了。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，时尚文学过了一茬又一茬，许多畅销书的寿命也越来越短，《大漠祭》们却越来越热了。各大网上书店也常常断货，常有人托朋友找书。虽然有了多种版本，仍常常供不应求。虽没人热炒过它们，它们还是靠作品本身的力量赢得了时代和市场。当然，日后还会有个有力的助缘，让更多的人发现它们。那时，它们的价值将会被重估。那时节，会有许多人惊叹：嘿，这可真是个宝藏啊。

我是1988年开始动笔的，2000年《大漠祭》在上海初版，2003年《猎原》在北京初版，2008年《白虎关》在上海初版，我终于完成了“大漠三部曲”的写作。出版历时八年，写作时间则超过了二十年。从二十五岁开始写初稿，到四十六岁完成初版，历时真有些长了。写初稿时，我刚刚踏上文坛——只发表过中篇小说《长烟落日处》——到《白虎关》出版时，我已成了“著名作家”，按《小说评论》原主编李星先生的说法，我完成了从小学教师到著名作家的“神话”。

这一过程，我用了二十多年。下笔时，还风华正茂；收笔时，已须发斑白。

二十多年时间写三本书，用时委实有些长了。

不过，我说过，这二十多年，其实也是我人格修炼的二十多年。我从一个凉州农民的儿子，欲望多，烦恼盛，毛病不少，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，成了别人眼中的“证悟者”“成就者”——对这类词语，我其实并不随喜，因为我实无所证，亦无所得，更无所求，但有人需要，就那样叫叫也没啥，就像

我老将自己说成是一头见到光明的驴子一样。

某次，一有名寺院的住持僧问我，雪漠，你闭关二十年修光明大手印，太浪费时间了，我只诵《大悲咒》，一个月就有感觉，你得到了啥？我说，我啥也没有得到，只得到了一颗啥都不想得到却啥都不缺的心。

所以，那“成就者”、“证悟者”之类的说法，是别人认为的雪漠。我自己，其实就是个平常人、有颗真正的平常心而已。我最想做的，就是当好一个作家，静静地写自己想写的书。我理解的幸福，就是静静地待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，没有人来打搅，能静静地禅修，静静地读书，静静地写作，在生命消失之前，做完自己该做的事，仅此而已。幸好，到目前为止，那被强制拆迁之类的破事还没有骚扰到我。虽然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老有些不愿遭遇的事，但总算还在可控的范围内，生命就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色彩。

我的所有修行，仅仅是为了让心属于我自己，活出自己想活的那份从容和宁静。所以，对于我写的那些关于佛教的书，你觉得有意思了，就读读，没意思了，就扔了。那只是过来人的一点儿心得，权当分享而已。倒是对我的小说，我一向聊以自慰，因为我创造了一个世界，正因为有了它们，我才有了一种独行天地间的人间之乐。自从我成了想成为的自己后，许多别人眼中的享受，就不再是享受了，只有写作和读书，还能让我享受到一种平常人的喜悦。它成了我享受生命的重要方式。

说真的，我从来没想拯救世界，我只想拯救自己。无论我的创作，还是修行，都是为了实现对自己灵魂的救赎。文学让我有了另一个世界，大手印则让我实现了对那个世界的升华和超越，很难说哪个更重要。只是到了后来，因为发现这类文化太珍贵了，它已成了风中的残烛，我不想叫岁月的飓风吹熄它，才花费了生命和稿费去研究，去传播，去抢救。一人之力不够，才有了广州市香巴文化研究院，才有了人们眼中的那些利众之行。我当然没想到，大手印文化反倒回报了我的文学。我的小说后来的热销，除了它真的很好，那些老读者仍在口碑式地传播外，还因为很多人认可了我承载的文化，有些人真的离苦得乐了，就想再读读我的小说，这才发现了我那独有的文学世界，

进而又开始了口碑式的传播。在这一点上，也应了老祖宗说的“善有善报”。

其实，文学和文化是雪漠的两个翅膀，是一幅织锦的两个侧面，是太极图中的阴阳鱼，不要将它们分开。要知道，自从我超越了二元对立后，创作和修行达成一味了，创作是我的修行，修行也是我的创作。熟悉我写作习惯的朋友知道，我的写，才是一种真正的修。写作“大漠三部曲”的过程，也是我从张牙舞爪，到回归平常心的过程。虽然费时太长，我因此失去了别人眼中的精彩人生——连我爹都说我一辈子没“耍人”。“耍人”是凉州人对“精彩人生”的一种怪味描述——也有过《西夏的苍狼》中的黑歌手的那种无奈，但一向无怨无悔。要是上帝再让我重新选择一次，我还会这样活。

这不，此前我这样活，今后我还会这样活。过去我闭关二十多年，后来出来了几年，发现我独处时，非常充实，一到人群中时，却十分孤独，总不想充当别人期望的那种角色，只好再进关房了。像我的新书《光明大手印：参透生死》的封面那样，虽刚到五十岁，却常常把“死亡”二字顶到头上，当成一把悬着的剑，老想着它随时会落下来。因为，凉州人老说：“人上五十，夜夜防死”，就想在死神追到自己之前，写完该写的书，做完该做的事，不要留下遗憾。于是，除了吃午饭时见见家人，其他时间，我都在享受着明白后的雪漠。这一来，真成诗中写的那样了：

挥挥手，
还是到山上去吧。
山高，
高到太阳里了，
太阳里有个亥母洞，
洞是我命中的乐曲。

念珠握在手里，
木鱼在心头敲响，